春秋詩話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春秋詩話

勞孝輿撰

本館據嶺南遺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序

康熙甲辰。余應歲試。識孝輿場中。時羅履先同余寓仙湖。何報之、陳聖取、朝夕相過。孝輿並締交。稱莫逆。諸子皆學使惠公所賞識。同在師門。風義倍敦也。孝輿性情篤雅類履先。風致瀟洒類報之。志大則似聖取。惟聖取不修邊幅。頹然自放。與孝輿頗異。余亦疎慵忤物。而孝輿反並愛之。與諸子共爲耐久交。無異也。嶺南舊爲詩藪。代有名家。惠公嘗勖及門接武。余善病。不能工。履先天才獨絕。超超元箸。余尤喜其贈遺之作。頗不忘規。報之下筆蘊藉。欲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以合於風人之旨。聖取孤行己意。語多悲痛。孝輿則磊落英多。人謂其五言得王孟風味。然孝輿不徒以詩鳴。思以其才見於世。所謂志大似聖取者。聖取貢入太學。後舉優行。丞龍游。孝輿亦膺選拔。令黔。相繼沒。才士何多不永耶。澳門司馬張公、孝輿同年生也。分守佛山。訪其孤。得所撰春秋詩話。梓之以傳。屬履先、報之、及余爲序。夫慈母於垂絕之兒。置懷以哺。仁人於久荒之墓。樹表以識。公於孝輿。不令言與俱沒。其用心將無同。願公推是心於有政也。嗚呼。孝輿、聖取、已矣。余與履先、報之、雖幸存。而感念同門。悲深梁木。惠公墓棘與孝輿宿草同湮。無復甄陶劇切。其傷悼何如。惠公著有春秋說。孝輿此書。無乃淵源獨得。微司馬之力。孰知河汾之傳猶有瓣香未墜耶。余將與履先、報之、合刻聖取、孝輿、所自爲詩。以不死吾友。爰敍是書。以爲乘韋先。乾隆辛未至日。友弟碧江蘇珥。

序

古詩學何爲哉。學以用詩。學以說詩。用詩者。如孔子責誦詩以達政專對。訓學詩以能言。是也。說詩者。如孔子於端木氏卜氏。許其可與言。孟子謂咸邱蒙說詩當以意逆志。是也。自六藝之教衰。而詩學寖微。旂鼎不銘大雅之勳。而里巷莫究先王之澤。士徒抱殘守闕。挾一說以自封。自唐以後。以詩話著者。無慮數百家。君子傷其用之不復見也。或者幷其說而失之。此南海勞子春秋詩話所由作也。春秋時。詩亡而詩學不亡。一時列國名卿。魯有穆叔晉有叔向。衞有甯俞。國小如鄭。子太叔、公孫僑之流。追隨兵車玉帛間。從容揚抗。宗祏賴之。故曰。登高作賦。大夫之才。言其材智深美。可以與圖政事也。又曰。歌詩必類。言各有義類當從也。類則不跲於言矣。作則施於有政矣。然則春秋其詩學大昌之會乎。聞之文、武、周、召、詩之體。三代而上。春秋所以與詩合。毛、鄭、齊、韓詩之末。三代而下。春秋所以與詩分。善學者。由分致合。出以用顯。而處以書名。俾邱明有傳。不墮膏肓。宣尼既刪。別開面目。如勞子者。謂非深於詩。不可也。謂非深於春秋。不可也。漢周磐居貧養母。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乃就舉孝廉。唐郭山惲侍中宗內宴。詔各奏伎。山惲獨誦鹿鳴蟋蟀。帝嘉其直。夫猶是詩耳。周磐用以爲孝。山惲用以爲忠。猶有春秋諸大夫之遺教焉。若夫言詩之家。擩漢剿宋。均失之愚者。則又何也。是書出。其庶可以無憾已。勞子名孝。與余同貢禮部。又同辟大科。余不赴。而勞子就試宰黔中。凡十年。卒於官。妻歸。貲兄廡以居。其貧如此。昔孔子讀詩而嘆

曰。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則勞子之學詩有效。益可睹矣。余故樂爲公諸世。其藏於家者。有讀杜縞餘、阮齋文鈔詩鈔若干卷乾隆十六年。歲在重光協洽。相月既望。宣城年眷弟張汝霖書。

序

少時讀孟子至詩亡然後春秋作嘗爲轉一語曰春秋作而詩乃不亡聞者或疑之既而涉獵諸經以次而治及春秋雖文成數萬其旨數千所爲維王迹於勿墜者未易盡窺其涯涘而華衮斧鉞寓於筆削大要與風人美刺之意若合符節始信曩時所言亦非謬而不經也歲癸丑予初入粵客端州署校閱試卷時同事者爲江南江寧劉君粵匪廣東南海勞君巨峯皆博雅士也月餘內樽酒論文剡燭吟詩頗極人生韻事試既竣劉君以病去勞君乃出所著春秋詩話屬序於予予心賞其名及展卷披閱蓋取左傳中與詩相附者集爲五卷曰賦曰引曰解曰拾曰評類聚羣分章疏句解要皆發前人之所未發其仍繫以春秋者傳固爲經作也夫不精一經者不能治諸經不精諸經者不能治一經學者通患類多不免今治一春秋傳而詩之源流得失皆於是乎見之是春秋也而可作詩觀乎通是意者編年紀月可以觀易惇庸命討可以觀書朝聘會同可以觀禮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其爲開拓萬古之心胸曷有紀極嘗僅詩話云爾哉顧予也暮景飛騰才疎著述往往了於心而弗克了於手而勞君以壯年英發乃能於舊巢故壘中力開生面且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確然可以信今而傳後是則予之所俯仰感懷中惕息而愧讓弗如者也遂書以復焉時雍正癸丑季夏上浣江右禾川年家同學教弟盛逢潤海觀氏拜題於端署梅花書屋

序

吾黨工詩者。素推羅履先。僕與勞孝輿、陳聖取、蘇瑞一、皆不及。顧孝輿善言詩。嘗同飲聖取晚成堂。雨窗夜話。孝輿謂國風淫詩備列。不知所逸何等。宣尼可作。當不受刪詩之誣。又謂陳正字碎琴燕市。無異王右丞主第琵琶一座首肯。然尚未知其有春秋詩話一書也。未幾。聖取宦越。孝輿宦黔。僕亦沿牒象郡。自是杳不相聞。歲辛未。請告里居。柏園張司馬乃爲孝輿刻此書。屬僕讐校。孝輿故善言詩。此書尤卓然可見者。其詩亦日進而工。而所著阮齋詩鈔。其子無力授梓。弗克表見當世。用是歎司馬之高誼爲不可及也。司馬宦粵十數載。所至以慈惠稱。尤折節下士。士之單寒者、振之。嘗夜雨乘扁舟訪履先於村塾。又嘗醵金卹詩人汪白岸之貧。昔陳仲舉爲豫章太守。問徐孺子所在。徑造其廬。王東亭作吳郡。與張希祖情好日隆。韓退之贈盧同句。俸錢給公私。蘇子瞻貽呂倚詩。薄少可時助。司馬既追步古人。茲復有此舉。俾孝輿半生心血。不致泯滅無傳。且使讀是書者。知孝輿之善言詩。因以知孝輿之工於詩。不特孝輿之幸。亦吾黨之光也。獨是孝輿聖取著作相埒。兩人並卒於官。遺文散軼。存十一于千百。責在後死者。僕既不能如李建中手寫郭集以待上獻。復不能鏤之金石以永其傳。追念二十年前尊酒論文。徒深舊雨之感。視司馬高誼。能勿愧哉。僕亦少有詩筆。老去不復料理。牙生輟絃於鍾子。匠石廢斤於郢人。冥契既逝。發言莫賞。覆瓿災木。聽之後人。張季鷹云。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比日方與瑞一共遊醉鄉。且讓

履先獨步。九原有知。得毋笑我潦倒也。乾隆辛未重陽日。友人何夢瑤敍。

春秋詩話卷之一

清　南海勞孝輿阮嘉撰

賦詩

風詩之變多春秋間人所作而列國名卿皆作賦才也然作者不名述者不作何歟蓋當時稱荷載無詩人古人所作今人可援爲己詩彼人之詩此人可賡爲自作期於言志而已不拘定詩賦無定指以故可名不名不作而作也記曰詩言志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春秋之賦詩者具在可以觀志可以觀詩矣敘賦詩

秦穆公享晉公子重耳公子賦河水（逸詩義取朝宗於海）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賦詩贈禽春秋始此兩雄相當意氣逼人隱隱有當今英雄惟孤與使君意

文公如晉晉侯享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

頌不忘規詩之教也以樂倡卽以樂禽一唱一和視後人步韻往復者倍有深情

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禽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

朝政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彤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此作詩之旨卽作春秋之旨也一段大議論輕輕從杯酒間說出遂覺魯之郊禘八佾紛紛無益秖成妄人彼初不解湛露彤弓是何物也大抵當時名卿不乏作賦才而大識見大學問如武子者僅見耳宜聖人歎爲不可及也厥後穆叔不拜文王肆夏一依粉本其武子詩教遂傳於魯歟

先蔑之使於秦迎公子雍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禍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義取其聽芻蕘之言也林父剛人其深情乃如此

公如晉且尋盟衛侯會公於沓請平於晉公還鄭伯會公於棐亦請平於晉公皆成之鄭伯宴公子家賦鴻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會拜鴻雁自言寡弱祈相卹也四月言已行役之勞將歸祭未遑也載馳更告急也采薇言不敢安居也四詩拉遝稱引各各不言而喻而當時大國憑陵小國奔命之苦凄然如見

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取思古人而獲我心也

韓奕、取其事之切綠衣、略其事而取其意同時共賦而各不同古人不執泥如此可爲詩法

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何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意本甯武而屬詞婉至娓娓動人。不亢不諂。自是對大國之體。可見古人之善脫化處。至其訓詁之精細。直是漢儒玉律金科。

范宣子來聘。告將用師於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欲及時相赴伐鄭也）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於衡雍。受彤弓於襄王。以爲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

草木臭味句妙。有詩情。彤弓之賦。甯武所不敢聽。此則受而不辭。看他請出天子。歸功先君。就詩中藏字牽合自己。遂令賦者受者俱覺有謂。東坡云。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詩豈有定指哉。

向之會。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之。責其漏洩言語。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於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

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犄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於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邊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瞢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卽事於會成愷悌也

青蠅一賦分明當面指斥而反動宣子者愷悌二字入人心曲使人意消所謂溫柔敦厚之教也左氏一注非弄筆姿乃明戎子一席話得力却在此耳然戎亦能賦可知當時詩教入人之深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

倉卒師行矢口成賦想三百篇久爲諸名卿奚囊中物

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喻父子居河上將爲亂階太師辭師曹請爲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歌之以怒文子文子遂作亂

此詩禍也然詩不任受過顧用之何如耳

春晉侯與諸侯宴於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拈出一類字說詩入妙今之詩人不戚而憂未衰而老無疾而呻吟者抑何不類之甚

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弊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

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雁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鴈乎。
穆叔於春秋時賦詩最多。此章兩賦俱感名卿。動容相謝。知其風雅之氣深矣。
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賦黍苗。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
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
詞旨雅令。擷詩之腴。
齊及晉平。故穆叔會孫子於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肹敢不承命。
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
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
賦常棣而獲重賄。歸而受大宴。武子亦榮矣哉。抑南山之詩。贊國基焉。頌中有譏。是時專政。公室已卑。
武子聞而驚避。其宜矣。
晉人執衛侯。齊侯鄭伯為衛侯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
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宗祏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
請衛侯。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使叔向言衛侯之罪於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逸詩。子展賦
將仲子兮。言人言可畏。晉侯乃歸衛侯。
國君見執。怨鉅矣。仇深矣。豈可以口舌爭哉。二三君子善於解紛。但於杯酒賦詠間宛轉開諷。而晉怒

可平。衛難已解。甚矣詩之善移人情也。長門雖棄。舊愛未忘。長卿僅得詩意。遂橫致千金。小儒從而詫之。抑何少見多怪哉。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叔孫曰。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與之食。不敬。賦相鼠。亦不知也。

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有阿。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彼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也。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垂隴一享。七子賦詩。春秋一大風雅場也。惟七子中有伯有。正如竹林中有王戎。殊敗人意。厥後被髮之厲。卒如趙孟所料。倉卒一賦。遂足定終身。此中機捷。微哉微哉。非深得於詩者。未易語此也。

建安七子。大歷七子。若明之前後七子。皆以七名。風流勝事相倣如此。或曰。子謂作者七人。亦有所指云。豈其然歟。

慶封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汎祭。穆子不悅。使工爲之誦茅鴟。（刺不敬。）亦不知。既而奔吳。

前賦相鼠。今誦茅鴟。奚落已甚。然叔孫亦可謂對牛鼓簧。不憚煩矣。茅鴟詩名趣甚。惜其逸矣。想必活畫一醉漢形容。

公如楚。季武子取卞。公惡其疏己。不敢入。榮成伯賦式微以歸。

長歌當哭。安得不歸。至再世而鸜鵒來歌。正乃欲歸不得耳。魯之末造。蹭蹬至此。悲夫。

號之盟。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何如。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曰。強以克弱而安之。強不義也。不義而強。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強不義也。

大明之賦。得意在赫赫二字。叔向卽引詩赫赫二語。見不足恃。赫赫而得。則可爲文王。赫赫而失。則滅於褒姒。孰謂春秋非詩史哉。

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於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義取薄物以獻也。）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聳。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爲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喻晉有國而趙孟治之也。）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曰。小國爲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

以安厖也。可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

歌瓠葉以辭重享。雅甚。賦常棣以安吠厖。奇甚。主賓二詩。本不相蒙。看他牽合情理。宛然如此說詩。豈復有粘滯之病哉。尤妙贈禽之前。有一穆叔鵲巢采蘩互爲映發。愈有波瀾。至羣賢舉兕爭奉顏色。則狐虎之威。跋扈飛揚。分明畫出一則禮樂征伐自大夫出之世界矣。此會乃趙孟極得意之舉。是左公極著意之文。與前范宣子受彤弓同一洗發。閱者毋草草忽之。

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也。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綿之卒章。（以韓子比四臣也。）韓子賦角弓。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賦節之卒章。（言晉德可以畜萬邦。）既享。宴於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

因詩及樹。因樹不忘詩。絕妙詩情。遂爲千秋佳話。

宣子自齊聘於衞。衞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

鄭伯如楚。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

明王不作。雅詩既亡。僭侈之君。得而用之。子產雖捷敏將順。良苦矣。

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爲賦蓼蕭。不酋。賦君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

之不受將何以在。

卽用詩語作斷案。映發絕佳。

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蟲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起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太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太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蓼莪。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曜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

按六詩自羔裘美大夫外。餘如同車、扶蘇、蓼莪、序以爲刺忽者。固爲不根。若朱傳以爲皆淫詩。而莫淫于褰裳。誠如其言。諸卿不且自揚國醜乎。大抵詩人取興多托之男女綢繆之辭。以言其情。王平仲云。蔓草一詩。子太叔賦於垂隴。子蟲以餞韓宣。孔子與程木子傾蓋而賦。古人於君臣朋友間。每托言配偶。至流連想慕之際。多言美人。其非淫奔之詩也明矣。此佳人芳草騷之所以托始也歟。

自垂隴七子賦詩後。至此二十有一年。復有六卿之賦。鄭以孱國處必爭之地。諸君子以風雅之氣扶持勿衰。孰謂詩人無益人家國哉。

餞行賦詩始此。

小邾子穆公來朝。公與之宴。季武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於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

春列國公卿大夫宴享贈貨而賦詩者三十一則自僖公二十三年秦穆享重耳起（用河水逸詩）至昭公二十五年叔孫婼聘宋而訖（用新宮亦逸詩）穆公賦六月而以興重耳之霸昭子賦車轄而無救於昭之亡合觀二百年間興衰成敗之迹歌之類與不類可以見其志之所之矣

補遺

吳人既敗楚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秦庭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春秋詩話卷之二

解詩

解詩者。因詩作解也。左氏傳春秋。未嘗解詩。今曰解詩。毋乃誣傳幷誣詩歟。曰不誣也。左氏傳春秋。故解詩也。未有春秋先有詩。凡征伐宴享。廟謨野俗。一寓於詩。此文武志也。既無詩。乃有春秋。文武大法。寓於春秋。此孔子志也。左氏體孔子志作傳。傳春秋。猶孔子體文武志作春秋以繼詩。然則全傳皆解詩也。誣云乎哉。余之摘其一二語以爲詩解者。但就詩言詩。猶淺之乎解詩者也。序解詩。

周鄭交質。既而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閒之。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蘊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本引詩體。然拈出忠信二字。遂爲四詩的解。

衞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衞人所爲賦碩人也。

此說詩標題解也。特見者四。此與衞之新臺、載馳。鄭之清人。秦之黃鳥。是也。左氏傳春秋。學最博。而尤好說詩。詩之關時事者。往往標出。獨怪春秋時事之見於詩者。如叔于田之刺莊。同車、扶蘇、蓷兮、狡童之刺忽。蟋蟀之刺僖。山有樞、揚之水、椒聊之刺昭。無衣、杕杜之美武。葛生、采苓之刺獻。車鄰、駟鐵之美

秦。如此類者。不一而足。左傳雖非詩史。然何不一偶及之耶。夫左氏說詩。每於他處泛引廣說。而事之關切者。輒遺之。豈左氏博學不逮毛公歟。

此小序所以與紫陽以隙也。然諸詩往往雜見傳中。又未必盡如朱說。則楚固失之。齊亦未爲得耳。大抵詩之作必有題。而善讀者不可有題。非謂詩本無題也。學者生千載後。不得起千載以上之人而請業焉。事在渺茫。而強爲之題。牽詩以就我。則有題已無詩。不如無題詩尙在也。試觀諸名卿所賦何詩。其詩何題哉。余故就此一題發解詩之大凡。以與解人參之。

衞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左公子。爲娶於齊而美。公娶之。新臺之詩所由作也。

戴嬀大歸於陳。莊姜作詩以送之。其末章曰。仲氏任只。秉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愼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公欲平宋鄭。盟於句瀆之邱。又會於虛。冬。又會於龜。宋公弗平。公與鄭伯盟於武父。遂伐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

句瀆虛龜解屢字確。信字是骨。無信故盟。盟愈無信。屢盟則屢無信。安得不長亂哉。解得痛快。

衞侯朔入於衞。放黔牟於周。放甯跪於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卽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詩云。本支百世。

此本引詩例。然本末二字講得透快。乃將詩句一點大旨躍然不煩言而解。作解詩觀。悠然有味。

狄人伐邢管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晏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

簡書二字解得嚴正尊攘霸業皆簡書中經濟也古人讀書得力處如此

狄滅衞戴公廬於漕許穆夫人賦載馳

鄭棄其師鄭人爲之賦清人

王將以狄伐鄭富辰諫略曰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

林堯叟曰此詩本周公閔管蔡之作今富辰以爲穆公作蓋周樂久廢穆公所作蓋周公樂歌也

鄭子臧好聚鵸冠鄭伯惡之使盜殺之於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貽伊戚其子臧之謂矣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

以書釋詩可見古人讀書貫通處以天地釋稱字堅義宏啟訓詁小儒能無咋舌

按春秋至僖二十四年爲八十年矣至此始引用列國之風前所引者皆雅頌可知風詩皆隨時所作如碩人清人之類是也而左氏不悉標出者大抵風詩未必有切指之題小序之傅會可盡信哉

城濮之戰君子謂晉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

不特賞是惠即刑亦是惠惠字之解乃全子產用猛政鑄刑書仲尼以爲古之遺愛是也

箕之役。先軫黜狠瞫而立續簡伯。狠瞫怒。其友曰。盍死之。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爲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狠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

看怒字絕妙見解。人知詫孟子論大勇之奇闢。誰知濫觴於此。

大事於太廟。齊僖公。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故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

諸姑伯姊。從來謂詩偶然趁韻耳。一經撏剔。便有至理。解人當作如是觀。

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若之何奪之。

橐泉之殉。自是坑儒家法。左公箋詩。非爲秦穆惜霸業。蓋爲天下後世哭善人也。一唱三歎。凄惋欲絕。

有國家者。何可不誦詩。

邲之戰。潘黨請築京觀。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

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絞萬邦屢豐年杜註此三六之數疑爲樂歌次第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

歷敍諸詩看出武王純是神武不殺作用識解卓絕如此學問小儒莫輕議霸主也愚嘗謂五霸除宋襄不足道楚莊秦穆的是桓文對手而且過之楚之吃虧無奈聖人說出左衽二字遂爲後世耳食者藉口於是一部春秋成了鐵板爰書楚人終古寄棘移郊矣不然平心而論如桓之好內文之懷安若無管趙諸賢二公一酒色公子耳豈曾夢見楚王雄風耶

晉郤至如楚聘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暮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宴享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所以扞城其民也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

略其武夫以爲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

兩章裁作兩解。不依詩解。却大會得詩人之旨。此又同一詩而斷章各義之法也。

穆叔如晉。解三夏及文王鹿鳴之三。

此條解詩詳細見上賦詩。

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爲德。正直爲正。正曲爲直。參和爲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

穆子遂於詩解如此。其有太伯子臧之德也宜矣。

衞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衞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衞而委蛇。必折。

將委蛇分出從衞來。解得大奇。

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絳辭曰。夫和戎。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率

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樂字中有如許妙義。從來誦詩順口便過。孤負古人也。

晉侯蒐於綵上以治兵。大夫讓位。晉國之民是以大和。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能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型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而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於周。萬民所望。忠也。忠爲民望。望字不浮。

楚公子午爲令尹。公子罷戎爲右尹。薳子馮爲大司馬。子棄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右司馬。屈到爲莫敖。公子追舒爲箴尹。屈蕩爲連尹。養由基爲宮廄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覬心。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衞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周行二字看出詩人雙關之妙故知卷耳思賢的是確解

子產寓書於范宣子略曰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貽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

解基字實落解樂字透徹詩詁那得如此名通

聲子通使於晉還令尹子木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於下國封建厥福此湯之所以獲天福也

解僭濫暢快直至受福天人之理微眇可思下面文多不錄

公如楚過鄭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

將敬字暗解詩中齋字譜出季女小名足補葩壇軼傳

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可不愼乎澶淵之會卿

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愼爾止無載爾僞不信之謂也

以信字說陟降左右精微可參

衞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之威儀言於衞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愼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何謂威儀曰有威可畏謂之威有儀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周也衞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有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

威儀不特解詩透闢可作一則古禮經

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

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不出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災。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本意引詩證藏冰。却已爲七月作一的確箋註。就中寫出聖人調燮作用。直是彌綸天地。古人讀書見解如此。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詩所謂彼日而食。於何不臧。何謂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

盟於平邱。子產爭承。晉人許之。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會諸侯。藝貢事。禮也。

左氏每於詩所不經意詮出妙解。樂字下一求字。奇甚。

晏子與齊侯論和同。略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亨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鑾格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

歌以相成也。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疎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否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若是。

和字妙解。因味及聲及心而總歸於德。可見飲食音樂俱有至理。卽在生人大欲中。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若猛。火烈則民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

以寬猛平和解四詩。妥協。

魏獻子與魏戊縣。謂成鱄曰。人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爲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惟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於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於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

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仲尼聞之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泛引文王詞諛而誇矣然其疏剔九德鑿鑿有味其言之

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乎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干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

干旄取忠甘棠愛人經生家常談也靜女取彤管先生能無反脣哉知其解者可爲說詩長一格矣然細按二取字文義皆於不美中取其美者則干旄亦靜女類耳詩豈有一定之柄哉何今之泥詩柄者紛紛高叟之多也噫

右左傳解詩三十三則本引詩例也而其中往往就詩作解於詩多所發明或解以其題如碩人黃鳥之類是也或解以其事如日食藏冰之類是也或解其大旨如蘋蘩之忠信卷耳之周行之類是也或訓詁其字義如四牡之周咨以及九德之類是也或大暢其詞而另闢一解或斷取其義而不泥其文俱可作解詩觀總之解不一解亦無定解得其解者進乎解矣

補遺

秦納惠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君臣所解忌克。皆洞入世情。自是霸主本領。

春秋詩話卷之三

引詩

引詩者引詩之說以證其事也事主也詩賓也然如斷獄焉詩則爰書也引之斷之而後事之是非曲直錙銖不爽其衡則又事爲賓而詩爲主知引詩之詩爲主可與說詩矣序引詩

鄭伯克段於鄢遂寘其母於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毋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緊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類作同類說意味深長孟子所謂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是也

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享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即以宋詩作證確甚切甚

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

鄭忽守正兩辭齊昏此獨行君子之所爲也竟使折脇之禍移於魯桓豈非自求多福哉小儒好以成敗論人遂咎其守小節而失大援抑何其不樂與人爲善也小序於扶蘇蔓草等詩指爲刺忽者不一而足甚至詆爲狡童獨何心歟抑何見歟

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逸詩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實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戚憂必讐焉無戎而城仇必保焉寇仇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仇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

議論之奇納諫之巧不必更言妙在天然城字引用確當古人讀書有用如此

荀息不食言里克弒卓子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於此可悟詩之可以言處卻在謹言

齊侯使管敬仲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享之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弟君子神所勞矣

晉侯及秦伯戰於韓獲晉侯惠公在秦謂韓簡子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

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
天人之理曲盡幽微惜彼昏之不悟耳。
宋人伐曹討不服也子魚曰文王聞崇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
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太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
僖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毋謂邾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
臼季薦冀缺於晉侯文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
徵之役秦大夫請殺孟明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使復爲政。
此可與楚子不築京觀合觀一善於居功一善於處過可見秦楚二雄皆深得力於詩者桓文豈能及此此秦誓所以與典謨竝垂不朽歟。
趙成子言於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

秦伯伐晉。晉人不出。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君子以是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三引詩。各有至理。孟明之有顯而易見。子桑之有遽至貽謀。可知薦賢者慶流子孫。則蔽賢者毒流後世矣。識見極高。議論極大。若秦穆之有。乃至以用人之事。謀及祖宗。微哉。微哉。非神明於詩而不泥其解者。豈見及此。

逆婦姜於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以是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

左傳多事後傳會。然其論以敬爲主。自是名言。

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

既痛逝者。行自念也。賢君憂勤惕勵如此。此秦之所以日大歟。

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己則反天。而又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

行無禮。弗能在矣。

兩引天字以言禮。禮有天。禮爲有本。天有禮。天不落空。古人晰理精細如此。

宋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羊斟何足責。責以無良者。所以罪華元之失人也。

上會諫晉靈公。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唯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

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亡。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矣。

會於扈。函狄服也。晉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

文王猶勤句。振起庸人無限惰氣。天下學人皆當銘之座右。誦一再過。

晉師救鄭。鄭及楚平。桓子欲還。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今楚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

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

以養晦爲攻昧。另一解也。

邶之役。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是也。詩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

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羊舌職曰。周書所謂庸庸祇祇者。謂此物也。士伯用中行伯。君信之。亦用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

士會獻狄俘。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爾從二三子。唯敬。

此武子一則家訓。君子喜怒以已亂。是學問中語。弗已則益。是閱歷中語。皆從詩得來。可見當時名卿

醞釀之深醇也。

鞍之役。賓媚人賂晉師。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毋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土物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毋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

兩折晉人。三引詩以暢其說。皆中情理。詩可以言信矣。

巫臣將取夏姬。盡室以行。申叔跪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一戲言不宜直斥。借桑中一詩作談柄。吐屬更雋。

楚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

蜀之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愼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壓。

位字說出如許鄭重。遂將詩人謹肅官箴之言。看出聖人愛惜名器之旨。凡百有位。其敬聽之。

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七年春。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

傷心之語。幾於下泉之痛哭矣。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二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予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之。

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

楚人伐莒。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管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

可以已也

逸詩如此類。識解高絕。雖零金碎玉。令人把玩不忍釋。夫子豈忍刪之。或謂詩之自軼。或傳之者之失之。非夫子刪之也。此說近理。

衞侯享苦成叔。傲。甯惠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傲可亡家。柔能致福。名言可作紱韋。

鄢陵之役。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

論戰之道。而通於神明。說迂遠矣。然觀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事殊而理則一也。

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爲槨。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乎不哲矣。且姜氏、君之妣也。詩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兩引似迂而切。似譎而正。波瀾湧起。可見古人詩情。

祁奚之舉君子謂其能舉善矣稱其仇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有字似字切當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逸詩

楚子囊伐鄭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姑從楚以紓吾民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八字深情若揭魏武父子古樂府擬之不盡

吳伐楚喪養由基大敗吳師君子以吳爲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偶然口頭語亦引詩以實之想此二字當時已爲成說可見此時絃誦有素詩作典用久矣

范宣子以欒盈之黨囚叔向樂王鮒曰吾爲子請叔向不應出不拜人皆咎叔向向曰必祁大夫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仇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驛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

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

兩人各稱詩以贊揚其美足見古賢相知心處俱從詩書中印證自非世俗標榜惡習

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於公而使黜官薄祭曰吾聞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君子曰善戒詩曰愼爾侯度用戒不虞子張有焉

生在敬戒子張之憂患深矣名言可佩

子產寓書於范宣子略曰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

引詩基字實落樂字透徹安得不動人

衞獻公求復國甯喜許之太叔文子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

視君不如弈棋後世六朝五代臣子都從此安身甯子其不祧之祖哉噫

宋左師合晉楚之成請賞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削而投之左師辭焉向氏欲攻司成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

謂乎.

鄭子展使印段往會葬楚靈王.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

當時每有國議.識者輒引詩以折之.而議遂定.此卽漢人引經斷獄之旨也.

晉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子太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卽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鄭伯有強使子晳如楚.子晳怒.將攻伯有.大夫和之.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

傳中屢引此詩.可想春秋惡盟之旨.

子產壞晉館垣.晉謝不敏.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辭字是鄭國安身立命處.亦是子產一生學問經濟處.引詩一證.分明見辭之所繫甚鉅.正非徒爲輔頰舌之咸.

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過鄭.印段迓勞於棘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

子太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衞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

一濯字也。孟子以喻仁。左氏以喻禮。俱能見其大體。此意以說詩。何患不觸處皆靈。

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於是莒務婁瞀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與常儀靡奔齊。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人可棄乎。詩曰。無競維人。善矣。

令尹子圍弒楚王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饔。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

二句詩長人多少厚道增人多少勢力。故知當時名卿熟於風雅。常存此二句在胸中。天下豈有難處之事。

叔弓聘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致館。辭。叔向曰。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愼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齊景公繁於刑。市有鬻踊者。公問晏子曰。子近市。識貴賤乎。曰。踊貴履賤。齊侯於是省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

踊貴履賤四字驚人。省刑固其宜耳。

子產作邱賦國人謗之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之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

逸詩似五言古率直有味

宋寺人柳有寵逐華合比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於女亦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

衞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衞事晉爲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況遠人誰敢歸之

講兄弟處惻惻動人可知霸主之術非純任威也

孟僖子至楚病不能相禮將終使其子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詩曰君子是則是傚孟僖子可則傚已矣

一補過便可則傚然則過易嘗負人哉詩語鞭策庸人不少

石言於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竝作莫保其性石之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

必叛君必有咎夫子其知之矣

子野論石不當言而言叔向又贊子野之言爲君子言於是引詩無數言字相爲映發覺得一篇文字花團錦簇左公文情勃發時有此種

冬築郎囿季平子欲其速成昭子言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平子伐莒取鄆獻俘始用人於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享魯祭乎周公享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一用之將誰福哉

周公不享魯祭語有餘悲乾侯之事兆於此矣

齊侯伐徐楚子聞蠻氏之亂遂取蠻氏二月齊師至於蒲隧徐人行成遂盟賂齊侯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

匪風下泉詩人怨痛左氏至此亦無限悽惋大抵霸者亦救時之道至於無霸生民所以憔悴於戰國歟

葬蔡平公太子朱失位位在卑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忠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壓今始即位而卑身將從之

子大叔相鄭伯如楚。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蔑不卹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餅之罄矣。維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

齊侯禳彗。晏子曰。無益也。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諸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

坐此室者而問其有此者誰。發想奇甚。分明勸酒長星。無聊之極矣。當時世卿之強。其上未嘗不知。而往往付之無可如何。其臣雖賢如晏子。叔向。亦坐視而難挽。蓋積重之勢。至於如此。國愈大。則其禍愈酷。齊而田晉而三。不待戰國時可知矣。此春秋惡世卿所以示後世以尾大不掉之患也。

厚施小惠。不可以言德。而民已歌舞之。則民之當時憔悴虐政可知矣。引詩巧合。亦與上二詩德字相映發。

晉魏舒合諸侯大夫於狄泉。尋盟。且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

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

大夫之強橫如此時事可知矣

吳入郢昭王奔鄖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以復父仇辛曰君討臣誰敢仇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仇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唯仁者能之違強凌弱非勇也乘人之弱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

子胥鄖辛怨同而報異忠孝各行其是而已然君命猶天之言大義猶覺凜凜晰理絕精不得訾其忘父仇也若乘君之厄而下石則忠孝且兩傷矣余嘗論子胥稽紹所行不同其人皆有血性然以鄖辛王哀相比則二子未免有慚色引詩最精慕容垂不迫符堅於險深得詩意自是英雄人本色

晉人討衞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衞衞人不許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引證遄字涉筆成趣搖曳多姿

晉趙鞅納衞太子於戚與鄭師遇卜戰龜焦樂丁曰詩云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

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壅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

衞出公再奔使以弓問子貢且曰吾其入乎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甯武子孫莊子

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于何有。

右引詩七十五則。通前解詩共一百零八則。自朝會聘享以至事物細微。皆引詩以證其得失焉。大而公卿大夫。以至輿臺賤卒。所有論說。皆引詩以暢厥旨焉。余嘗伏而讀之。愈益知詩爲當時家絃戶誦之書。凡周家之所以維繫八百年之人心。醞而釀之。以成一代之風氣。皆是物也。今日六經之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者。蓋自尼山論定耳。若當時易象春秋。僅藏魯府。學士大夫猶不得徧見之。若禮樂則太常工瞽乃有專司。俱非可以誦讀而稱引也。可以誦讀而稱引者。當時止有詩書。然傳之所引。易乃僅見。書則十之二三。若夫詩。則橫口之所出。觸目之所見。沛然決江河而出之者。皆其肺腑中物。夢寐間所呻吟也。豈非詩之爲教。所以浸淫人之心志而厭飫之者。至深遠而無涯哉。蓋嘗私揣諸經。有邃於理者。有嚴於法者。有束於事者。惟詩獨深於情。當其情之深也。止有一往。不自知其爲理。爲法。爲事之所在。而理與法與事。固已悠揚曲折。一一具於其中。此文武周公之教所以入人而無人。非詩人無地非詩景。無言非詩聲。蓋至幽厲既傷而後。曹楹既亡以還。天下陵遲敗壞。至無可如何。而學士大夫騷人怨客。猶得稱引以舒其憤悶之氣。而寫其無聊之思。則詩之教可知矣。余故摭拾左氏之引詩。而見文武之造周焉。

春秋詩話卷之四

拾詩

傳中多軼詩。皆左氏拾而出之者也。雖然。風雅之墜地久矣。左氏體聖人之志。傳春秋以繼詩之亡。則三百十一篇皆拾也。夫豈惟軼詩。余故因左氏之所拾。而零拾傳中所有之韻語。以暢詩之流。以補詩之闕。而極詩之變焉。蓋天籟之發。觸而成聲。凡有韻可歌者。皆詩也。其體凡十有一。因傳所名而區之。曰賦。曰誦。曰謳。曰歌。曰謠。曰箴。曰銘。曰投壺詞。曰繇詞。曰諺。曰隱語。序拾詩。

賦一

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鄭莊公母子相見之賦。）

悠然母子之愛。二樂字中無限悲痛。可歌可泣。不堪回首矣。

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士蒍築蒲屈城。爲晉獻公所讒而賦。）

三句連韻。是柏梁倣體。

誦二

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城濮之戰。晉文公聽輿人之誦。）

此卽今人卜口卦所自始。輿人無心之誦。說出新舊二字。適中晉文之疑。此天籟之動於自然。與人事

相感發也。後秦鳩摩羅什善聽風鈴。疑有此術。

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臧武仲師敗於邾。國人誦之。

武仲在魯有聖人之目。此一舉也。獲朱儒之譏焉用聖人爲哉。

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

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輿人之誦。忽祝忽詛。子產若非久其位。則孰殺之語爲終身病矣。危哉。故知火攻一道。亦是下策。何今之傳舍其官者。甫得京兆五日。亦矜言猛烈也。直是不怕殺耳。

譾三

睨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城者之譾。

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華元使樂棄甲而奚譾。

從其有皮。丹漆若何。城者復奚譾。

宋人歌謠好以貌寫人。尤莫奇於此譾。以瞠目大腹而多鬚之人。形狀魁梧。至於棄甲。寫出令人發笑。奚譾佯爲不解。以獃掩羞。鍾評所謂滑稽得妙。頑鈍得妙。是也。至又譾。眞咄咄逼人矣。安得不驅而去哉。吾粵人好歌。往往以花月之辰。登臺倡和。語雜俚雅。互爲嘲譏。多比興之體。嶺右人聽之。哂爲蠻俗。豈知此風始於春秋時哉。采風者可以觀矣。

澤門之晳實與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宋築城者之謳）
不斥其名曰晳曰黔舉目所見隨口而吟其情如見

歌四

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聲伯夢中歌）

楚語離奇幽豔誦之覺荒邱鬼嘯暗室燐青矣聲伯諱夢中占之遽卒後人所以有霄寐匪禎札闥洪庥之書乎

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　又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南劇鄉人詩）

恤恤湫攸古奧若不可解而南蒯浮淺之形如見後歌殷勤開導語意深厚居然風詩之遺

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衛太子過宋聽野人之歌）

謔太虐矣歌者快口聞者刺心遂使衛人父子三代禍亂相尋者此歌兆之釁也

景公死兮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萊人之歌）

此哀羣公子之失所也音調悽絕

魯人之皐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爲一國憂（齊人責魯稽首之歌）

皐緩也魯人緩禽齊之稽首故齊邦二國高蹈來此會則以魯人恃其儒書之故也國之壞也儒書亦

足生憂。周禮在魯。乃爲病矣。周公之衰。一至此哉。

謠五

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晉獻公滅虢之謠。

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

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文武之世童謠。

此識所自始也。杜元凱曰。童齔之子。未有念感而會成嬉戲之言。似有馮之者。其言或中或否。博覽之士。能懼思之人。兼而志之。以爲鑒戒。以爲將來之驗。可有益於世教。孫月峰曰。熒惑星不見。必下至民間。化爲童子。而言後來之事。羣兒從而傳之。聖人屢採之。以誌興亡。不得以左氏爲誣矣。杜言理。孫言氣。附記之。以備參考。

箴六

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於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於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辛申庚寅箴。

此箴最古。風雅先聲也。漢揚子雲極力摹倣。僅得其貌。便已雄視餘子。古人之沾丐後人。豈淺鮮耶。

銘七

昧旦丕顯。後世猶怠。讒鼎銘。

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宋正考父鼎銘。

此聖人家箴也詞繁而不殺極寫恭字此與商頌曰自古又曰在昔又曰先民同意俱是鄭重恭謹不敢少有輕忽之思也明德之後有達人遂爲萬世之師鼎之食報豈僅饘粥餬口已哉。

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禮至滅邢而銘其器之詞。

投壺詞八

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壺詞。晉侯投

有酒如湩有肉如陵寡君中此。與君代興。齊侯投壺詞。

有聲有情齊君晉君角勝於酒肉之場如是如是。

繇詞九

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懿氏卜妻敬仲繇詞。

儼然正雅之音。

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晉獻公卜立驪姬繇詞。

詞古奧而理深遂爲焦氏易林濫觴。

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秦伐晉卜徒父筮得蠱繇。

士刲羊亦無盍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

火爲贏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於宗邱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虛（史蘇之占）

占驗之詞從後觀之疑爲傅會然古人累世守一官終身名一藝專精之至可以通幽何怪其言之如神也

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孫文子卜追鄭繇詞）

此衞定姜所斷繇詞也所謂我往彼亡即依此解齊女二人皆有絕世聰明遂於易理而穆姜宣淫不足道矣

諺十

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諺）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周諺）

此即易所謂負且乘致寇至是也

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晉士蒍引諺）

二語和平可以銷人怨憤

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虞宮之奇引諺）

畏首畏尾身其餘幾（鄭子家引古言）

二諺所喻俱近取諸身指出絕妙道理古人喫緊爲人之意閱歷深者自知之

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

此諺無韻可叶然連類引譬深得比興之情可作詩觀也優孟耕田歌亦無韻大抵音節之妙自有詩情讀者聽絃外音可也

心則不競何憚於病

此齊伐鄭孔叔引此諺請下齊喻既不能強則但當安於弱病不可憚也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意亦如此而四韻天然相叶四句意亦相接豈同是古諺而各述之歟然不可考矣

隱語十一

佩玉藻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軍中隱語

梁則無矣粗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舍詞

右拾詩三十五則體裁不一語鮮成章然其味悠然而長其色幽然而蒼如鼎彝缺蝕而古色照人者精彩四射而光芒日夕晤對可見古人之氣味故採入詩話以與嗜古者共商之

春秋詩話卷之五

評詩

自談詩者有詩品、詩式、詩格、詩法。於是唐宋間人詩話汗牛充棟矣。其中論聲病、談法律、別體裁、不啻人擅陽秋。家懸月旦。而詩之源委。訖無定評。愚嘗謂李杜二公。千古知己。文章亦復齊名。而東北一方。無從長晤。若天作之合。晨夕數過。則樽酒所論。必有可觀。今觀吳公子所論。乃知千古知音。已有定評。可無憾子期之不作耳。敍評詩。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衞。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衞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

而不佻。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宏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有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矣。（按自見舞象箾以下屬容無擊可請。故用見字。此無關於詩。且因評樂文相屬。故全錄之。）

右吳公子觀周樂一篇。評樂也。何曰評詩。曰在札爲評樂。在傳爲評詩。即傳曰評樂。而吾則以爲評詩也。何以曰評詩。蓋樂與詩存。則樂爲有聲詩。樂亡詩存。則詩爲無聲樂。樂與詩一也。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未嘗歧詩樂而二之也。然皆古人之迹耳。古人不傳而樂傳。札僅得以耳見古人。古人不傳。并樂不傳。而詩僅存。吾安得不以目聽古樂哉。雖然。耳與目亦無庸也。必執耳目以求古人。而傾耳而側目曰。古人在是。古人許我乎。其不爲小序之鑿空與諸儒之臆說也與。有幾而後乃今知說詩之難也。惟公子以至聰之耳。至明之目。而連以古人之心得之於神遇之於幽。不覺其津津道之。皆有以見古人之眞面目。眞性情也。今之說詩者。苟如其評以求之。不爲耳罣。不爲目礙。并不以心爲師。或可介公子以見古人也。余故序春秋詩而殿此以爲詩評。

春秋詩話後序

乾隆辛未春。柏園張司馬權丞佛山。書訊彼都人士之能文者。予以故友勞子孝輿對。司馬就其家得春秋詩話五卷。序而行之。噫。孝輿胡爲而有此書也哉。雍正庚戌。詔修一統志。予與孝輿與輯粵乘。孝輿負奇忤物。與同事不相能。遂拂衣去。而家無擔石。總裁魯太史佑人憐其才。薦之饒平邑幕。饒平在萬山中。旅食無聊。爰托筆墨自遣。積成此書。太史公曰。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孝子忠臣勞人思婦之情。三百篇盡繪之。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燕享贈答。恒托以寫其情。孝輿壹鬱不自得。又托於托寫其情者以寫其情。嗚呼。其可哀也已。孝輿才峰秀逸。文采葩流。此書拈斷爛之朝報。展肆好之襟期。實兼征南匡鼎之長。世有子雲定當賞識。而忌者或欲投溷。故孝輿不輕示人。非司馬孰從而知之。近代憐才闡幽。稱中郎牧齋二公。要欲得同調者爲羽翼。以樹歷下弇州之敵。故亟取青藤松圓以張其軍。非眞有所愛于徐程也。司馬與世無競。而於孝輿此書。心契而雕鐫之。此眞憐才闡幽者。非二公比也。孝輿生平懷才落拓。與世齟齬。薦鴻博再試不遇。吏夜郎。勞瘁以死。遭遇雖厄于生前。而著述獲闡于身後。不可謂非孝輿之幸矣。順德友人羅天尺序。

右春秋詩話五卷。國朝南海勞孝輿阮齋撰。按先生事迹具見阮通志本傳。暨吳崖山孝廉文集七先生傳中。七先生者。乾隆初元吾粵舉博學鴻詞。先生暨許遂、車騰芳、韓海、曹憲、鍾獅、蘇珥七人也。孝廉稱先生神鋒僊朗。令龍泉邑人思之。建勞公書院。畢節有鑄局。涖任者率滿載去。先生則兩袖清風如故也。是書體例。鶴徵錄言之已詳。且謂先生才氣豪放。學亦博贍。殆並重其人者歟。先生詩教入人最深。春秋時去古未遠。故情往如贈。興來如荅。矢口成聲。原有天籟自鳴之致。先生隨手掇拾。各以類從。若以游戲出之。而業已上下千古。經部中無此書也。純用本色說經。鏗鏗匡鼎解頤。得無類此。至如晉人執衞侯一條。引司馬長卿賦長門爲證。且云橫致千金。稍涉猥鄙。又如原田每每一條。引後秦鳩摩羅什善聽風鈴爲證。亦覺儗不於倫。然白璧微瑕。未足爲全書之累。先生沒後。張柏園司馬刻之。顧中多脫誤。如匏有苦葉作匏棄。瓠葉亦作匏葉。僖公作禧公。魯頌作魯誦。叔于田作于田川池作春池。開卷即灼知其謬者。其他譌舛正多。不知當時何以率易至此。邇來流佈漸稀。譚玉生廣文篋衍中有是書。爰爲借鈔而重刊之。丙午小寒後一日。後學伍崇曜謹跋。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春秋詩話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勞孝輿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